



张炜：超级长篇是如何炼成的

和作家莫言聊天，谈起理想的话题，他说自己的理想总是不停地变来变去。我问：“那您现在的理想呢？”他笑言：“像张炜一样写一部450多万字的长篇。”莫言指的是《你在高原》。

不少读者的疑问是：在一个人们空前忙碌、读书时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的时代，张炜为什么会去写部头如此之大的作品？这十卷本的作品，是怎样完成的？在如此浮躁的时代，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，愿意沉浸于这样从容缓慢的故事？

为“了不起的一代人”立传

1993年，有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，其中“二张二王”之争颇为引人注目。所谓“二张”是张炜和张承志，“二王”则是王蒙和王朔。这场大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关，但也不止如此，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。对于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们来说，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，如今面临的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，怎能不感到困惑？张炜说：“我总觉得，不了解这批人，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。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，好好写写他们。”

他说：“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。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，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。”对于这一代人，张炜用“了不起的、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”来形容。他说，自己身上有这一代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。不停地反思和批判，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。

“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。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，我或许会畏惧止步。”张炜说，写这部书实在是盛年之举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要为此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阴。

用20年最好的光阴书写，盘桓在他心中的目标是什么？他回答：“我想借助它恢复一些人的记忆，想唤起向上的积极的情感，还想让特别自私的现代人能够多少牵挂一下他人，即不忘他人的苦难……这都是很难的、很高的目标，所以才应该不懈地做下去，一做20多年。”

作品中人物缘自童年的理想

细细追究起来，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质工作者，大概缘自张炜童年的理想。

“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。小时候，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忙，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、海边玩。后来看到很多帐篷，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、金矿、煤矿，地质队来了。我很孤独，就常常去帐篷玩，去睡觉，听地质队员讲故事，看他们工作。”

张炜将这十卷书称为“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”。他接着说，为什么选择写地质，还有一层原因，是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，植物学、土壤学、岩石、动物、山脉、河流，现在的文学，虚幻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么长的书所需要的材料以及对现实的理解，并非一般的要求。虚构作品必需较真，大虚构就要求大较真。

一场持久的战役

《你在高原》的写作，起源于张炜的挚友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受他们的感召，张炜在当年多少也成为

这一故事的参与者。“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，并且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密的计划：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，要无一遗漏，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，包括民间传说等。”

1987年，他开始实行他的行走计划。在回忆张炜当初的写作情形时，山东作家宫达说：“他在半岛地区进行区域考察时，借住在一个旧楼里。冬天，没有暖气，只有一个小电热器放在写作的房间里烘一烘双腿。到过他房间的人穿着棉衣坐久了，都觉得手脚冰凉，打寒战。夏天，一台老式电扇不停地旋转，说是降温，由于电机长时间工作，吹出的风都是热的。吃饭更简单。他将饭分成7天份额，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，吃的时候用蒸锅热一热。那几年里，他每天的三顿饭几乎都是这样。”

他用多年时间走遍了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。他熟悉每一条河流和山脉，熟悉那里的大多数植物和动物。这期间，他自修考古学、植物学、机械制造、地质学，是一个吞食书本的大功率机器；他密密麻麻地记下了数十本田野笔记；在20多年间，他搜集的民间资料就有几大箱子。

“我用笔写完，大姐帮我输入计算机，我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。我眼睛出了问题，最初是五号字，后来小四号、四号，最后改完是三号字，放大了看，眼睛才舒服。”

他说，这次写作，对他来说，绝不是一次战斗，而是一场持久的战役。

“不为读者写作”

洋洋450万言的巨著出版了。无疑，这部书将对读者耐心的极大考验。有人提出，既然每一卷都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来看，为什么不写一卷就出版一卷？张炜也认可，这样的话无论从接受方面还是写作节奏上看，都要好得多。“可是我试过，不行，因为它毕竟不是通常说的那种‘系列小说’。”他曾经试着出版过一两部，但因为写作时间拖得太长，人物关系及细节出现了衔接上的问题，他必须停下来，耐住性子从头一点一点改好，使之在最细微的地方统一和谐起来。

39卷，10个单元，张炜并不是从头写起的，而是事先严格布局之后，再根据写作状态，挑出某一卷来写。它们在全书的位置是固定的，但最后安放上去是否完全合辙，需要最后修理一番，更何况还有全书韵律的把握、文字色彩的协调等，都要求通盘考虑。

“你说一点没有考虑读者的角度，那不可能，但我基本不考虑。”张炜说，写作《你在高原》之前，《古船》等作品获奖不少，但他总觉得内心巨大的压力和张力没有释放，无论是艺术还是精神方面的探索，都还没有“掀开盖子”。“我写作，基本不考虑读者，讨好读者而过分考虑市场，写出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，这话或许有点极端。但为读者去写，作家必然做出很多妥协。”张炜说。

他举例说：有人谈到文学的世界性时说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；从阅读上看，是否也可以说，越是自己的越是大众的？这样理解，或许压根就不存在一个为博得时下读者的喜欢而写作的问题了。

再说，某些所谓的“读者”喜欢什么，我们大致心里都有数。满足他们，就等于取消自己。张炜

说：“回避某些读者，不与其对话，这恰恰也是一部分写作者最好的状态，是确保他整个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。这种回避，才会赢得时间的检验，最终也将获得最多的阅读。”

遇上酷爱文学的校长

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，张炜度过了让他深深沉迷，有时又不忍回味的中学生活。学校地处海滨，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，在张炜的记忆中“是一座再好也没有的校园”，校长酷爱文学，在校内办起了一份装订考究的油印文学刊物《山花》，张炜写下的东西刊在显要的位置，受到校长当众赞扬。

这在张炜来说是“了不起的经历”。即便多少年之后，他回忆起来，仍觉得当时的《山花》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，成为他心灵不可替代的慰藉。“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，嗅着她的香气，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。”

当然最大的乐趣，还是听书。在漫长的冬夜，家里人常会找出书来读。所以很长时间以来，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夜晚快快降临。他还想方设法从一切地方找书来看。有些书是竖排繁体字，拿到手里也读不懂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他，让他磕磕绊绊读下去。很多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。

在校长的努力下，他进了校办工厂做工。这在张炜是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，因为他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。“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，获取他的赞许。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，相互切磋，甚至是鼓励。我们彼此交换作品，快乐不与他人分享。”

在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前，张炜已经积累了300多万字。他逐渐觉得这种保存固然值得珍惜，却总是吸引自己向后看，成为前进的包袱，便断然决定把300多万字的稿子全部烧掉。在烧掉它们之前，张炜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共有20多万字，编成小说集《他的琴》，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《木头车》写于1973年。

写作如日常劳动

从上个世纪1973年的《木头车》开始，张炜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奔走了37年。他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达1250万字，包括18部长篇、11部中篇、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。《古船》被海外誉为“五四以来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”，被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（亚洲周刊），被评为“金石堂选票最受欢迎”的长篇小说，还被法国教育部和科学中心确定为高等考试教材。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珀·柯林公司向全球推出当代中国文学时，《古船》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。《九月寓言》与作者被评为“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”。

张炜取之不竭的创造力就像一个谜，留给读者无限期待的空间。张炜的底气和耐力来自哪里？

“写作如日常劳动，人们对日复一日在田里劳动的人，并不会觉得奇怪。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。”他回答的语气轻松平淡。

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

